

国家行动

山东省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山东沂蒙精神研究会重点扶持作品

杨牧原 杨文学 著

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

山东文艺出版社

杨牧原

沂蒙山人，中国作协会员。在《中国作家》《中国报告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报告文学50余（部）篇，出版长篇报告文学3部。曾获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首届沂蒙精神文学奖等奖项。

杨文学

沂蒙山人，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迄今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600多万字。出版《沂蒙长风》《沂蒙山小调》等14部文学作品及《杨文学选集》（6卷）。曾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第三届山东省“五个一”精品工程奖，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奖等奖项。

长篇报告文学

国家行动

——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

杨文学 杨牧原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行动：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 / 杨牧原，
杨文学著 . —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1.6

ISBN 978-7-5329-6121-4

I . ①国… II . ①杨… ②杨… III . ①报告文学—中
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54219 号

国家行动：麻风防治的中国模式和世界样板

杨牧原 杨文学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6121-4
定 价 45.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当我们苦心孤诣地揭开麻风神秘的面纱，突然发现，这个千年恶疮被降服的漫长过程，就是一个政党执政为民最真实的历史写照。

——题记

前言

千年惶恐——人类最无奈的表情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巨大的灾难竟然是从他病愈出院开始的。确切地说，在他一扫往日的阴霾，快乐进村的一刹那，悲剧就开始了。恶魔传染给他的病菌都被杀光了，可是那个肆虐了几千年的魔鬼依旧带着死神的狞笑，跟随他的脚步悄然来到了农家小院，冷酷无情地给一家人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

医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能解除一个患者的痛苦，却无法拯救一家人的性命。很多时候，医生能够治疗一个人肉体的创伤，却无法医治一个人精神上的伤痛，更何况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延续的精神伤痛。

60年后，当我们采访耄耋之年的老医生，谈及这个事件时，我们发现，无奈的、惋惜的泪水在老人悲伤的眼睛里闪烁着莹莹的光。

我们没有经历那个病魔肆虐的年代，对国人闻之色变的经历缺乏切身的感受。但是，从老医生的泪光里，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到，20世纪那个在中国、在世界恣意横行的恶魔，给病人带来的伤害之大，给经历那场与死神搏斗的医生带来的伤痛之深，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和恐怖之久，都是亘古未有的。

这个最早被人类用文字记载的恶魔，仅仅在中国和印度就给几百万人带来生不如死的折磨。可以说，在所有关于灾难性传染病的记载里，

即便是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鼠疫，甚至是差点儿灭绝种族的霍乱，都不如它给人类造成的危害之长久，带来的恐怖影响之深远。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所有传染性疾病里最可怕、最顽固的魔头！

它给人类带来了千年不变的表情——惶恐。

作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之一，它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染上这种病的人，饱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和摧残，承受着难以形容的不幸和痛苦，忍受着社会的恐惧和歧视。即使到了文明和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个古老的魔鬼还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对着人类狂笑，以最恐怖的方式疯狂且贪婪地破坏着人的健康，撕咬着人的肉体，摧残着人的灵魂，蹂躏着人的精神，让患者悲痛欲绝。由于其病菌具有“在人体内不易被杀死，离开人体又不易被养活”的特殊性，医学界还没有研究出根治它的方法，致使它至今依旧在人类面前肆虐着。然而在世界的东方，它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里折戟沉沙，被中国人斩断了恣睢无忌的魔爪。

世界卫生组织评定这种疾病基本消除的标准为：发病率低于 $6/100000$ 。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人民的幸福，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行动起来，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将发病率牢牢地控制在 $1/100000$ 以内。

不足 $1/100000$ 。这个高度领先世界的数据里，蕴含的是初心，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至此，我们找到了被治愈的病人在自己的住处普遍悬挂毛主席像的缘由。这也就难怪我们采访浙江省德清县上柏村那个被治愈的老人时，一直不说话的老人突然用他那沙哑的喉咙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足 $1/100000$ 。我们可以无愧于心地宣布：在这个领域，我们不仅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式的防治模式，也成功地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效仿、复制的样板。

在这个领域，中国医生成功地破解了困惑世界千年的易感因子；在

这个领域，中国医生成功地破解了困惑世界百年的药物综合征的风险位点。这两项科学发现，让“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成为可能。

这个历时几千年而不亡的病魔，这个给世界带来极大灾难，给中国带来极度恐慌的恶魔，公元前2世纪的《黄帝内经》里叫它厉风，公元196年的《金匱要略》里张仲景叫它恶疾，公元652年的《千金药方》里孙思邈叫它大风，公元992年的《太平圣惠方》里王怀隐叫它麻风。被这个恶魔传染的病，人们叫它麻风病。

正因如此，世界上多了一个词——谈麻色变。

目 录

上篇·生死徘徊——延续千年的伤痛

一、止于唇齿的恐惧	3
1. 十忆九悲，不生不灭	3
2. 远古的恶魔	12
3. 束手无策	15
4. 至少要给他们尊严	28
二、红星照耀中国	33
1. 寻找答案的列车	33
2. 毕生的信仰	44
3. 曙光，1954	50
4. 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	58
三、我们将奔赴前方	66
1. 奠基者	66
2. 回归，从哈瓦那到泉城	75
3. 他们，从未离开	79

中篇·未竟事业——赌上一生的医生

一、踏遍千山万水	87
1. 孤独，22年	87
2. 10万里的路哟	95
3. 无处容身	102
4. 活下去并热爱生命	109
5. 我和我的亲人	117
6. 当幸福来敲门	129
7. 麻风村，时代的底片	134
二、坚不可摧的生命连线	140
1. 危机，线索丢失	140
2. 抉择，始于危难	146
3. 新生，1/100000万的骄傲	154
4. 最后的“村长”与未达的远方	161

下篇·使命荣光——奔赴世界与未来

一、走向世界的力量	173
1. “1+1=2”的猜想	173
2. 希望尚存，必竭尽全力	183
3. 科学，生命的重新开始	199
二、奔赴未来的勇气	216
1. 临危受命	216
2. 坚如磐石	223
3. 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	227

上 篇

生死徘徊
——延续千年的伤痛

一、止于唇齿的恐惧

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圣经》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

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战国策》

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灭。——〔唐〕卢照邻《五悲文》

日复一日，他的境况更糟糕了，他的脸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以至于那些忠诚的追随者都深感同情。——〔美〕电影《天朝王国》

如果他们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我们至少要给他们尊严。——〔英〕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岛》

1. 十忆九悲，不生不灭

20世纪60年代，山东昌潍地区，一个叫李庄的村落。

处在黄河古道上的昌潍地区，是山东省麻风病的重灾区之一。这里自上而下建立了覆盖全地区的麻风防治机构，同时建设了大大小小的几

十个麻风村。所谓麻风村，就是相对“隔离”，专门用来收治麻风病人的村落。

麻风病人王全得在麻风村治疗两年之后，被确认为完全治愈。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血液和组织内已经检查不出麻风杆菌了。在医生潘玉林的眼里，这是一个近乎完美地被治愈的病人。麻风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肢体、面部的伤残，于是，医生着手安排王全得出院回家。

此时的王全得刚刚 20 岁，他在 18 岁的时候被确诊感染了麻风。家人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就将他送到了麻风村进行治疗。两年的时间里，他遵照医生的要求按时吃药，治疗效果一直很好。因为病情发现得早，又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他的病情没有发展到肢体残疾的程度，甚至身上连红斑和溃疡都没有。可以这么说，他的皮肤和血液都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是“健健康康”的。

阔别故乡两年多的王全得异常兴奋。两年前，他被送到麻风村的时候，内心是绝望的。他觉得自己永远也离不开这里了，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永远也见不到兄弟姐妹了。一想到邻村那个因麻风致残的光棍老人在冷漠的目光里活着的无助与凄凉，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余生。他开始仇恨麻风，仇恨生命，仇恨时间。他想要自杀，想要利用这种方式摆脱麻风病的伤害。但随着病情不断好转，王全得相信，他的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只要按时吃药，就一定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于是，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王全得是幸运的，仅仅两年时间，他痊愈了。王全得抚摸着自已光滑的皮肤，拍打着自己充满活力的四肢，激动地喊起来：“我好了，我好了！”拿着医生开的证明信，他迫不及待地逃离麻风村。

从麻风村出来，王全得感觉自己的激情前所未有地澎湃。近一百里的山路，他凌晨出发，晚饭前就回到了村子里。

故乡，我回来了。

晚饭前的村子里是最忙碌的，乡亲们都是从庄稼地里回来了，推车的、赶牛的、扛锄头的、背草筐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种农忙后的惬意。王全得高兴地冲着乡邻们打招呼。乡亲们看见王全得，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脸上充满了恐惧，仿佛看见了一个魔鬼！

乡亲们开始后退，快速地跑回家里，紧紧地关闭院门。坐在门口的老人带着小板凳退回到院子里，母亲把小孩子从街道上一把拉回来，男人把停在门口的牛羊也赶进了圈里……

凡是王全得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关了院门。

王全得百思不解。他说：“我的病全好了，医生让我出院的。”可是没有人听他辩解。王全得拿着单子说：“这是医院开的证明信。”可是依旧没有人看。他的真诚表白被躲避的村民们无情地抛在了身后。

王全得知道，大家惧怕麻风。当年他走出村庄的时候，乡亲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好在王全得想得开，没关系，自己的麻风已经治好了。医生说，治好了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是一个正常人了。

家里的大门没有上锁，王全得高兴地一把推开，看见一家人都坐在院子里吃饭，开心地喊道：“爹，我回来了。”父亲的头抬了起来，他看见王全得灿烂的脸时惊住了，手里的碗筷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弟弟和妹妹看见了王全得，高兴地放下碗筷，跳起来就要扑向他。突然，父亲大喝一声，吓得孩子们都愣在了原地。父亲走过去，抬起右手，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王全得的脸上。这一巴掌打得王全得头晕目眩，彻底击碎了他一天来无比愉悦的心情。父亲严厉地质问道：“你为什么跑回来？”王全得捂着脸颊，痛苦地说道：“爹，医生让我回来的。爹，我的病治好了。”父亲似乎不相信他的话。王全得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盖着红色印章的纸片给了父亲：“爹，我的病治好了，这是证明信。”父亲一把将证明信抓过来，狠狠地扔到一边：“不可能，不可能，从我记

事起，就没有听说过大麻风能治好！他们这是不想要你了！你现在回去，赶紧回去！”

王全得低着头，委屈的眼泪再也无法阻止。这个时候，同样惊讶的母亲站了起来：“回来就回来了吧，走了一天了，先吃饭吧。”然后，她犹犹豫豫地拿起了一副碗筷，似乎在做痛苦的抉择。良久，她将碗筷放到了王全得的手里。

晚上，王全得的父亲一直蹲在门口，抽着旱烟，母亲走过来，问道：“他爹，睡觉吧，回都回来了。”父亲说道：“我是担忧啊，全得回来了，咱这个家要完了。”

母亲有点纳闷地问道：“全得不是说他的病都治好了吗？还有证明，盖着红戳呢。”

父亲长叹了一口气：“那又怎么样？刀子能杀人，舌头也能杀人哪！你忘了全得查出麻风被带走的时候，村里人是怎么对待咱的？这安生日子才过了两年哪！”

母亲不再说话。她望着黑夜中寂静的院落，仿佛一场难以抵御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恐惧顷刻间渗透到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和血液里。

自从王全得回来之后，村子里的流言蜚语就铺天盖地。有的说王全得的麻风治不好了，他回来是等死的；有的说王全得在外面传染了别人，被麻风村赶回来了；有的说王全得回来的当天晚上，他家的鸡就死了；更多的人说王全得全家都传染上了麻风，大麻风啊，毒着呢，染上了就是个死……

于是，村里的人开始疏远王全得一家，看见他们家的人，都远远地躲开。没有人和他们家走动，没有人和他们家交流，他们一家人仿佛独立于这个村庄之外，或者说，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歧视令人绝望，孤独让人寒冷。但是毕竟是自己的骨肉，父母没有赶走王全得，只是将他限制在了家里，不准他在村里走动。可是，令人

难以承受的事情却接踵而至。

早上，父亲去村里唯一的水井挑水，却发现架在水井口上的轱辘头不见了。没有轱辘头，是无法从深水井里提上水来的。父亲无奈地挨家挨户打听，可是，没有人给他开门，所有人都躲在门后，回答出人意料地一致——不知道！没有一家承认自己家拿走了轱辘头。下午，父亲却亲眼看见邻居从另一家拿来轱辘头，摇出井水后，又带走了轱辘头。接着，王全得一家也找不到碾杆了，情况跟去水井打水如出一辙。再接着，村子里所有公用的东西，诸如打场用的碌碡、捣米用的石臼等等，他们家都无法使用了。

父亲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是村民们的集体行为，他们集体抛弃了这个家庭，抛弃了这几个活生生的生命。父亲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送走王全得，要么全家渴死、饿死。

父亲和母亲没有送走王全得。因为他们知道即使送走儿子，他们家也是恶魔之所——王家早已陷入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孤独，是人类走向灭亡的罪魁祸首！

那一夜，抽了一夜烟的父亲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一个令人无比痛心的决定。

王全得归家的第五天，正逢镇上大集，父亲拿出家里的积蓄，买回来猪肉和白面，包了一顿饺子。几年没见过白面猪肉饺子的王全得和弟弟妹妹很是兴奋，他们手都来不及洗就坐下来吃饭。这一次，母亲没有怪罪，父亲没有斥责，两个人坐在桌子边，看着孩子们欢快地吃着水饺，自己却没有动筷子。

吃着吃着，最小的妹妹突然喊起来：“娘，我有点肚子疼。”母亲忍住泪说：“不要紧，慢慢吃。”弟弟也跟着喊起来：“娘，我也肚子疼。”母亲说：“是吃急了，慢慢吃。”王全得也说：“娘，我也肚子疼。”